

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 3 讲， 奇迹第二部分和驱魔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三节，奇迹，第二部分和驱魔。

我们一直在谈论福音书中出现的一些上帝的奇迹，它们今天也出现作为上帝信实和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标志。

现在，我谈到了 Papa Besweswe 和他的妻子 Julienne，现在我要转到另一个帐户，这个帐户来自一个名叫 Antoinette Malombe 的人。安托瓦内特·马隆贝 (Antoinette Malombe)，我以前听过她的故事，但不是直接从她口中听到的。因此，当我们访问刚果时，我得以采访她，她向我讲述了她女儿的故事。

她的一个女儿已经两岁了。她哭喊着自己被蛇咬了，当她妈妈赶到她身边时，发现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因此，由于村里没有医疗帮助，她把孩子背在背上，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一位家庭朋友科科·恩戈莫·莫伊兹正在那里担任传教士。

科科·莫伊兹为孩子特蕾莎祈祷，特蕾莎又开始呼吸了。第二天她就好了。所以，我问雅克夫人（当地人称她为雅克夫人），她过了多久才开始呼吸？她没有呼吸有多久了？她必须停下来思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她说，三个小时左右吧。现在，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特蕾莎没有脑损伤，她在喀麦隆完成了神学院学业，现在她在刚果做事工，回到她的家乡刚果。这很重要。

这不是最戏剧性的叙述，但却是对我影响最直接的一个，让我对其他叙述有更多的了解，因为特蕾莎是我妻子的妹妹，雅克夫人安托瓦内特·莫兰贝是我妻子的母亲。所以，这是一个来自家庭内部的故事。我们还从莎拉·斯皮尔 (Sarah Spear) 那里得到了另一则有关抚养费的描述，她是刚果的一名加拿大护士。

现在，除了筹集资金之外，当然，如果我经常旅行，我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我在书中和其他地方有更多这样的内容。但是，继续讨论自然奇迹的主题，因为同样，自然奇迹不被认为是心身的东西。

嗯，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我们在 17 世纪的斯里兰卡有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报道。我们在 1800 年代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之前提到过路德教会牧师布卢姆哈特牧师。

我们在 20 世纪也有报道。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关于水上行走等的一些报道也来自早期的复兴，但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复兴。有大量关于奇迹的报道，并且有一位先前持怀疑态度的西方研究人员。

并不是他不相信奇迹，但他当然不相信他听到的印度尼西亚复兴的说法。库尔特·科赫亲自前往印度尼西亚采访目击者。他不仅采访了目击者，还看到许多盲目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水变成了酒。

他的一些批评者是在复兴实际上结束后才来到印度尼西亚的人。但在复兴期间，他看到其中一些事情发生了。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其他报道，包括我采访的几位目击者在水上行走的报道。

现在，我们还有其他报告。唐娜·乌拉库亚给了我一份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报告。但我要继续看倪柝声的报告。

现在，实际上，在中国，还有其他人以奇迹而闻名。其中一位尤其以此而闻名。他的名字叫宋约翰。

但倪柝声是同一代人，倪柝声也有关于自然奇迹的记载。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去一个村庄传福音。村里的一些人对团队成员说，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的上帝？你知道，我们这个村子的上帝已经在这个节日里不下雨了 200 多年了。

每当祭司安排节日时，从来不会下雨。不知道是旱季还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布道队的一位成员，他独自出发了，他对众人说，今年，那天会下雨。

他们嘲笑他。他回来告诉团队的其他成员，他们说，你不应该那样做。因为现在如果那天不下雨，没有人会听我们的。

无论如何，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于是，他们就开始祈祷。在预定的节日那天，太阳出来了，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日子，一个正常的日出。

当他们正在吃新一天的米饭时，突然听到雨滴开始落在屋顶上。很快，

村里就下了多年来最大的一场倾盆大雨。牧师们说，哦，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需要重新安排节日的时间。他们重新安排了节日的日期，这次基督徒说那天也会下雨。果然，那天，下起了倾盆大雨。

祭司们被流过街道的洪水冲倒了。他们的神的雕像被打破了。那个村庄里有很多人皈依了基督。

这个帐户来自我的一个亲密朋友，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伊曼纽尔·埃托普森 (Emanuel Etopson) 博士在希伯来联合学院获得希伯来圣经博士学位。他也是 ECHWA 部长。

西非福音派教会。当伊曼纽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尼日利亚一个没有教堂的地区建立教堂。伊曼纽尔有很多故事，但他在其中一个村庄讲述的故事之一是他的父亲，那是在 1975 年左右，当时他正试图准备好他们的家。

他们刚刚搬进来。他们的房子还没有屋顶。雨季已经非常明显地到来了。

从天上看，你知道，马上就要下雨了。人们取笑他，说你拥有的一切都会被毁掉，因为他的房子还需要四天的时间才能盖上屋顶。所以，伊曼纽尔的父亲阿纳纳·埃托普 (Anana Etop) 生气了。

他说，除非我的房子有屋顶，否则这个村子不会下一滴雨。嗯，他们笑了，然后就离开了。他俯伏在神面前说，哦神啊，我刚刚做了什么？但接下来的四天里，虽然村子周围都在下雨，但村里却没有下过一滴雨。

对于那个知道雨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地社区来说，这是如此戏剧性，以至于在那四天结束时，该社区中只有一个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使他们成为基督教村庄的促成事件。声称目击者无法报告此类经历的学者只是暴露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

现在，有些人会承认这些事情发生了，但他们会否认它们是奇迹，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奇迹不可能发生。通常，他们是从非有神论（通常是无神论）的起点开始的。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奇迹不会在很多圈子里发生，因为他们说大卫·休谟证明了这一点，你可能会这么想，直到你回去读他的文章。他的基本论点是，奇迹不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这与我们所看到的不一致。它们可能不会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否则我们就不会称它们为奇迹。

我们认为它们只是自然的自然过程。但无论如何，大卫·休谟认为奇迹是对自然法的违反，就好像上帝会违反一些法律来创造奇迹，尽管上帝是制定这些法律的人。现在，他的做法与早期的思想家相矛盾。

显然，他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定义奇迹的人，尽管他从自然神论者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奇迹的教导。他的很多关于奇迹的文章都来自于此。大多数早期启蒙运动科学家都是基督徒。

艾萨克·牛顿，他特别依赖他的自然法思想，艾萨克·牛顿相信奇迹，特别是圣经中的奇迹，早期的牛顿主义者也是如此。所以，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是科学哲学的问题。

这是来自大卫·休谟的东西。休谟的论证方式是这样的。奇迹违反自然法则。

自然法不容违反。因此，奇迹不会发生。那么，谁制定了这样的规则，说上帝不能按照自然法行事、改变或违反（如果你想用这种语言的话），如果他愿意的话，这就是早期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

休谟只是预设了这一点，但没有承认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休谟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提出论点。休谟的大部分论证来自自然法，他的文章的前半部分，他的大部分论证都依赖于违反自然法的奇迹，但现代物理学破坏了休谟对自然法的规定性概念。

今天它通常被用来描述性的，所以他的论点不适用于现代物理学。此外，他的论证据说是归纳性的，但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它实际上是循环论证。在他文章的后半部分尤其如此，尤其明显，他认为人类的经验没有显示出奇迹，或者至少我们永远不会相信奇迹会发生，因为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因此，他说，必须拒绝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目击者关于奇迹的说法，因为奇迹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不能证明会发生。那么，

如果你确实有可靠的目击者见证奇迹的证词，会发生什么？休谟会说，如果你确实有证词，那么它一定不可靠，因为我们知道奇迹不会发生或无法证明会发生。换句话说，这完全是一个循环论证。

他以布莱斯·帕斯卡的侄女的治愈为例。布莱斯·帕斯卡 (Blaise Pascal) 是一位非常忠诚的基督徒，是当时詹森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詹森主义在这一时期并不太受欢迎，也没有受到太可信的对待。对于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当时的耶稣会士来说，他们过于奥古斯丁派，而对于新教徒来说，他们又过于天主教徒。

所以，每个人都说，不，我们不相信这一点。但帕斯卡的侄女却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她很感动。味道真的很难闻。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她周围的人的事情。她被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皇冠上的一根圣刺触动了。现在，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真的是耶稣王冠上的一根刺。

我认为路德在抱怨所有这些流传的文物时是对的，路德说圣十字留下的钉子足以给萨克森的每匹马钉鞋。但无论如何，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遗迹，但它是信仰的一个接触点。她对此很感动。

她在许多目击者的见证下立即公开痊愈了。因此，法国王太后派了自己的医生去检查，并做了医学记录。好吧，休谟看着这个奇迹报告，他说，好吧，看看这个。

这是有医学记录的。这是由受人尊敬的证人证明的。基本上，如果休谟有这样的例子，他就会相信这一切。

休谟说，我们知道这是不可信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其他的东西呢？然后他继续前进。这就是他的论点。这是驱动他的案子的前提。

只有当你预设无神论或自然神论中的非主动神灵时，他的论点才有效。休谟明确提出了反对当代基督教科学和护教学的论点。但最近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和其他地方发表的奇迹对休谟提出了许多哲学挑战。

一个人批评了约翰·埃尔曼在牛津的著作《休谟的悲惨失败》，他说，你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而不喜欢休谟。作者说，嗯，实际上，事实上，我不是任何可以与

正统基督徒相比的人，但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论点，这就是我反对它的原因。休谟的部分论点是极端民族中心主义的。

休谟说，只有无知和野蛮的民族才会肯定奇迹。如果今天有人这么说，我们肯定会称他们为种族中心主义者。并非所有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一定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但休谟肯定是。

休谟的种族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休谟说，你看，大英帝国已经有好几代奴隶了，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接受过任何主要的教育。这是为什么？他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休谟说，好吧，有一个牙买加人，他们说他会背诵诗歌，但任何鹦鹉都可以重复它听到的内容。他所指的牙买加人是弗朗西斯·威廉姆斯，他用英语和拉丁语创作了自己的诗歌。但休谟却抱有极大的偏见。

大英帝国的基督教废奴主义者不得不反对他的观点，因为休谟非常支持奴隶制，而其他人则说，休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如果他支持奴隶制，那么奴隶制一定是正确的。他说，除了白人文明之外，从来没有过任何伟大的文明、任何伟大的发明、任何伟大的艺术品。

难道他以前对华夏诸国一无所知？他对印度帝国或非洲帝国完全一无所知吗？好吧，我认为他可能对南美洲的帝国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休谟因其种族主义而闻名。鲁道夫·布尔特曼不是，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直接种族主义者，但布尔特曼说成熟的现代人不相信奇迹。他说，不可能使用电灯和无线电，我认为是电报机，也不可能相信新约的精神和奇迹世界。

但布尔特曼所定义的现代世界将所有传统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传统部落宗教家、通灵论者、基本上除了他的20世纪中期西方学术精英、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等之外的所有人都排除在现代世界之外。胡斯托·冈萨雷斯 (Justo Gonzales) 援引拉丁裔教堂的话说，布尔特曼宣称不可能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经常发生的。最近退休的马来西亚卫理公会主教华勇表示，布尔特曼的问题是西方问题。

这些不是我们在亚洲信仰灵魂或信仰精神事物时遇到的问题。菲利普·詹金斯在牛津出版的书中指出，南方国家的基督教对超自然现象的直接运作非常感兴趣，许多其他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一开始就对我们相信的证词类型进行民族中心主义的限制，说，好吧，只有来自世界这一地区的证词才可信，这是不合适的。

治愈声称有多普遍？好吧，如果我们从一些以强调这一点而闻名的教会开始，已经有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全球五旬节和灵恩治疗。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对十个国家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进行了一项名为“精神与力量”的调查，如果你看看这十个国家，他们来自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他们从那里取样。

对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或者对于这十个国家的总数，并且仅对于这十个国家，

以及仅对于这些国家中的五旬节派和新教灵恩派来说，声称亲眼目睹神圣医治的这些人估计总数约为2亿人。现在，请记住这只是十个国家。这只是五旬节派和灵恩派。

更令人惊讶的是，参与调查的其他基督徒中，这些国家中约有 39% 的其他基督徒声称亲眼目睹了神圣的医治。所以，我们可能谈论的是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五旬节派或灵恩派，他们也声称目睹过神圣的医治，其中许多人可能不止一次，尽管其他一些人可能只目睹过他们一生中一次。即使在美国，在西方国家，皮尤论坛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美国人声称亲眼目睹或经历过神圣或超自然的治愈。

这些说法不仅限于基督徒。还有一些其他运动也声称这一点，尽管这似乎在美国基督徒中最常见，因为我们的基督徒比大多数其他团体都多。然而，所有这一切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中有多少比例实际上涉及神圣活动或真正的奇迹。

关键是休谟是否可以合理地从统一的人类经验排除奇迹的前提出发。当你有至少 2 亿个反证词时，你怎么能说统一的人类经验排除了奇迹呢？你不必接受它们都是真的，但除非你从它们都是假的前提开始，否则你不能说人类的经验与奇迹是一致的。那不可能是你的起点。

而且，这不仅仅是以基督教为前提的人。由于非凡的治疗效果，数以百万计的非基督徒被说服并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信仰。中国不在上述调查之列。

它不是接受调查的 10 个国家之一。但到了2000年左右，三自教会所属的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消息人士估计，大约有50%的新皈依者是在过去20年里皈依的，而且那些年有很多

皈依者。· 数以百万计的皈依，其中大约 50% 是由他们所谓的信仰治疗经历引起的。农村家庭教会内部的一些估计数字更高，接近 90%。

现在，我无法验证是 50% 还是 90%，或者该国哪个地区的比例更高等等。但无论确切的百分比是多少，我们能谈论的是数百万从非基督教场所开始的人，他们非常确信他们所目睹的东西是不寻常的，不仅仅是通常会变得更好的东西，不仅仅是那些会变得更好的东西。他们的传统做事方式变得更好，他们愿意改变几个世纪的信仰。在 1981 年的一项研究中，马德拉斯（现在称为钦奈）的非基督徒中有 10% 报告说，他们在奉耶稣之名祈祷时得到了治愈。

现在，再一次，通过调查，没有办法.....回去重新采访所有这些人。但我们谈论的是很多人，他们声称当有人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祈祷时，他们就得到了医治。当事情发生时，这些人不仅仅是成为基督徒的人。

也有一些人没有成为基督徒，但当有人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祈祷时，他们就经历了这种情况。我以前在神学院任教的一位学生，通过为病人祈祷，他的浸信会教堂的人数从少数人发展到大约 600 人，其中大多数是从其他信仰皈依的。著名福音派学者 JP 莫兰德指出，过去三十年福音派的快速增长，有高达 70% 与神迹奇事密切相关。

甚至在三十年前，克里斯蒂安·德威特 (Christian DeWitt) 于 1981 年在富勒神学院 (Fuller Seminary) 发表了一篇非常广泛的论文，我发现.....他调查了 350 多篇其他论文，发现了超出他所能使用的有关奇迹贡献的内容。促进世界各地教会的成长。不仅是，但最常见的是，这种情况似乎在相对较新的领域的开创性传福音中以戏剧性的方式发生。现在神可以在任何地方回应祷告。

当我们在雅各书第 5 章中读到有关为病人凭信心祷告时，你会发现，治愈并不一定要很戏剧化。上帝可以通过医学回应我们的祈祷。神会逐渐回应我们的祷告。

它不一定是可见的东西才能计数。然而，在开创性的传福音领域，情况似乎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情况非常相似，在那里你有奇迹作为标志发生。这些事情引起人们的注意，思考基督的主张。

有时它们实际上会导致迫害，因为人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阻止你。在圣经中，奇迹有时会做到这一点。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类型的反应。

但神特别行这些戏剧性的神迹，不仅是，而且特别是在开创性的传福音领域。因此，我们往往会在第一次分享福音的地方看到更多这样的人，这符合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这在过去也是如此。

许多教父声称亲眼目睹了治愈和驱魔的过程，使许多多神教徒皈依了宗教。这是第三和第四世纪皈依的主要原因。你可以在整个历史中找到它。

其他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我只给这个。在韩国复兴运动中，这是一个突出的特征，特别是在1900年代初期的韩国复兴运动中，主要是在长老会中。

许多奇迹、许多治愈和驱魔正在发生。当时在韩国的许多西方传教士说，我们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这只是当地的韩国信徒。

我们甚至不相信灵魂。但我们将委托进行一项研究，这将解决这个问题。令他们惊讶的是，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奇迹确实发生了。

一些西方传教士皈依了韩国基督徒的观点。科学作为科学宣告了不可重复的事件。科学是非常好的。

科学非常重要。但对于每个学科，您都必须使用适合该学科的认知方法。科学并不是要处理历史上的独特事件，例如定义上的奇迹。

科学不会告诉您克雷格·基纳的出生日期。你可能有其他证据证明这一点，但除非你当时在场，否则你无法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来判断这一点。你不能让我出生多次只是为了试验并看看它是否总是发生在同一天。

期刊文章通常讨论可复制的内容，因此我们在科学期刊中没有那么多这样的内容。所以，当有人走过来说，好吧，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没有一直发生，那就不算数。这是荒谬的，因为它不必每次都发生才能向你表明上帝正在工作。

上帝没有义务遵循我们的公式或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做。我们所看到的，奇迹是在福音书中，它们是天国的标志。它们是

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承诺，那里将不再有苦难，上帝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

耶稣说，这些迹象都是预尝。这些都是神国的征兆。这些让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它们只是一个样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任何医治都是暂时的，因为除非主先回来，否则我们迟早会死。所以，奇迹的意义并不是说，我祝福这个人，我不在乎那个人。

奇迹的意义在于说，这是一个提醒。对于所有相信我将治愈这个破碎的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承诺。现在，我已经在世界上工作了，只是为了提醒你们即将到来的那一天。

对于每个主题，我们都使用适当的方法。科学常常涉及实验。历史上的事件，包括奇迹，都不受实验的影响，但它们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与目击者核实等等。

我现在从奇迹的主题转向驱魔的主题，我们在福音书中也有很多驱魔的主题。耶稣胜过魔鬼的权柄，马太福音 8.28-

34。坟墓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并且被认为是恶魔和魔法的特殊出没地。所以，这个恶魔在坟墓里出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们发现，即使是恶魔也能认出他们的审判者是谁。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叙述中，只有超自然的存在才能立即认出耶稣的身份。父从天上向你说话。

魔鬼也认出了耶稣的身份。这些恶魔有时会说，我们之间有什么，这是一种拉开距离的方式。他们害怕耶稣。

在马太福音 8 章 28

节中，魔鬼说，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为什么来折磨我们呢？在《马可福音》中，它只是说，你为什么来折磨我们？马太福音有更多的措辞。为何还不到时间就来折磨我们？他们认识到有一天他们的日子即将到来。总有一天审判的日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但是耶稣，就像他创造了奇迹并且现在还没有一样，这是对未来的预尝。他还赶鬼，作为对未来的预尝。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如果我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

在马太福音 12

章中，我们也从这个叙述中看到，耶稣看重人胜过财产。而这些恶魔一出来就闹大了。

他们进入猪群，猪就被淹死了。我和我的学生开玩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魔鬼火腿”的由来。但无论如何，猪都被淹死了，每个人都对耶稣感到非常不满。

因此，耶稣打发那人回去，告诉他们神为他做了什么。耶稣不是魔术师、巫师，也不像当地外邦人认为的那样心怀恶意。但耶稣代表神。

耶稣是神的仆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但他在这些经文中是为神说话。所以，看精神和精神占有。

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一个与我非常亲近的非基督徒取笑我的想法，即当我相信福音书时，当他们谈论恶魔被赶走或人体内有灵魂时。我说，好吧，甚至不相信这些是精神的人类学家经常记录世界不同地区的同类活动。他只是嘲笑我。

所以我继续记录它，并通过大量的人类学资料来证明这一点。人类学家的记录如此广泛，以至于否认拥有恍惚状态被认为相当于人类学上的地平论者。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埃里卡·伯格维南 (Erika Bergwijnan)，如果我没读错的话，综合各种人类学报告表明，74% 的社会有灵魂附身的信仰。

它在世界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但它发生在世界各地。有些附身活动因一种文化而异。它们呈现出特定的文化形式，但还有其他一些在几乎所有地方的精神附体报告中都是一致的，包括心理生理学方面。

人类学家通常将精神占有定义为任何本土或当地根据邪灵的影响而解释的意识改变状态。因此，人类学家并不致力于相信这些是精神，但这些都是当地人认为是精神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只是让自己陷入疯狂的人。

其中一些可能是精神疾病。其中一些可能是由文化定义的，但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稍后会讨论，这些事情显然不止于此，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你改变了神经生理学。

有时，当人们处于着魔状态时，他们会测试自己的大脑活动，并且会经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不是他们假装的。占有行为通常包括声音和行为的突然变化，以至于一位人类学家报告说，有时

人类学家很难说服自己，或者我们今天也会说她自己，这实际上是他之前看到或看到的同一个人。面对，如此明显的性格变化。

我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证词。其中一位来自非洲，Joram Mugari，在我发言时，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或者刚刚完成博士学位。乔拉姆是一名基督徒。我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遇见了他。

但乔拉姆在皈依基督之前，是非洲传统宗教中的驱魔师。所以，他有很多关于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和成为基督徒之后所目睹的灵体活动的故事告诉我。在各种资料中，灵魂附体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但有时它会以暴力行为的形式表达，包括撞头、跳入火中、割伤自己。

有些地方，比如印度尼西亚，有时会火行或对疼痛免疫。有时它可能会对他人施加暴力，就像我们在《马可福音》第5章1-20章中看到一个名叫军团的人，或者《马太福音》第8章中的平行段落一样。有时，也有与之相关的神秘现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方之一。看得出来，想必确实涉及到了灵气。有时这只是一人格障碍。

它并不是真正的灵魂。但有时会更极端。你可以让物体在房间里移动而不被触摸，在房间里飞来飞去。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如果我提到他的名字，你们有些人会知道他的名字，但由于我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所以我只是说他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他告诉我，当他年轻时，在牧师家里长大，会众中有些人的家庭确实存在问题。

有一次，他看到一条毛巾飘到空中并开始旋转。这些都不是人格障碍造成的，除非你说他只是出现幻觉。但我们对这类事情有很多记载。

墙上的十字架是另一个例子。墙上的十字架摸起来很烫。驱魔也出现在人类学文献中，最常见的是传统宗教，人类学家倾向于更详细地研究这些宗教。

在某些文化中，这是治疗附身病的唯一方法。因此，不相信灵魂的心理学家、咨询师和精神病学家争论是否要适应当地的信仰，这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获得自由。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很多基督徒。

大约 74%

的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声称目睹过驱魔活动。我的学生保罗·莫卡克 (Paul Mokake) 谈到，当海神被驱逐时，一个女人像蛇一样扭动。现在，当地人称其为“海神”。

我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与大海有关，尽管当地人相信它们与大海有关。在另一个案例中，尼泊尔牧师 Mina KC Now 表示，无法说话并不一定是恶魔造成的。它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事情引起的。

可能通常是由于身体问题引起的。但这次，有三个不同的姐妹，她们都同时变成了哑巴，三年来都无法说话。当米娜·KC 驱出鬼魂后，他们立刻就痊愈了。

南非伊丽莎白港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工业心理学系主任罗宾·斯内尔格讲述了他自己以前被外星人控制的经历。他尝试了一切方法来摆脱它，精神病学、毒品、其他东西。除非通过基督徒自发地运用，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效。

我在古巴采访了 Yusmarina Acosta Estevez，她告诉我她在 1988 年皈依的事。她一直在和烈酒打交道。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萨泰里亚，但她正在与神灵打交道，召唤神灵。

由于心脏和肾脏功能障碍，她病得很重，无法行走。一些牧师为她祈祷。她的一切立刻就痊愈了，她成了耶稣的跟随者。

这些是真正的神灵，还是心身的恢复？伊迪丝·特纳是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讲师。她是《人类学与人文主义》杂志的编辑。她也是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遗孀。

伊迪丝·特纳声称，当她参加非洲传统仪式时，她目睹了精神物质的喷射。这是在赞比亚的精神仪式期间。这不是基督教的，她也并不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陈述这一点。

她是从一位人类学家的角度来陈述这一点的，这位人类学家碰巧在场，并且确实看到了一些可见的事情发生。我认为，她并不是从基督教的角度这么说，这可以通过她也教学生体验精神的事实来证实，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并不总是这样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并不总是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们被要求爱我们的邻居，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

所以，只是为了说明人们目睹了这些事情，即使它们最初不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人类学家索伦·金博尔在爱尔兰进行实地考察时，一个幽灵开始向他靠近。他的手穿过了它。

他发现许多其他人有时在该地区看到了同一个人，而与他无关。他说，好吧，也许空气中弥漫着文化气息。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主流世界的基督徒都接受灵魂的现实，并且他们已经说服了越来越多对此持开放态度的西方人。

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是南美洲的一个农村地区有一位圣经翻译家，他说，好吧，实际上，你不应该相信你所谈论的这些灵魂。他们说，哦，他们就在我们周围。

除了你之外，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们。它们就在你翻译的这本圣经里。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不会从字面上理解它们，但它们就在那里。

无论如何，在西方，随着启蒙运动，我们对迷信有了适当的反应。人们常常对灵魂和其他事物有很多迷信。但在我们对迷信的反应中，我们完全排除了灵魂存在的可能性。

也许更关键的方法是查看个别案例的证据。非常著名的精神科医生斯科特·佩克 (Scott Peck) 说，大多数所谓的恶魔，大多数人们认为是恶魔的东西，他认为只是心理问题。但他却遇到了两个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的案例，除非它们是真正的恶魔。

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名誉教授威廉·威尔逊和其他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经历过它们，但有足够多的人经历过它们，甚至通过说出来来冒险，甚至将自己的学术信誉置于危险之中。有些人不喜欢这样做。

但今天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新约学者，大卫·英斯通·布鲁尔 (David Instone Brewer)，他原本是.....他计划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当时他正在医院巡视。他去了这个.....他在剑桥的廷德尔之家工作。但当时，他正在研究精神病学。

他就在这个人的床边，那个人.....似乎刚刚睡着了。而且静静地，那个人听不到他的声音。大卫只是默默地祈祷，上帝啊，请帮助这个人。

那人突然坐起身来，用手指抵着自己的脸，说道，别管他了。他是我的。这样的遭遇往往会让一个人更容易相信他们实际上是灵魂。

嗯，下一篇来自 David Van Gelder。他是一位咨询学教授。这发表在一本咨询杂志上。

有一个16岁的少年，他的行为就像一只动物。墙上有一个十字架。它从墙上掉下来。

指甲确实融化了。这不是人格障碍。大卫·范·格尔德 (David Van Gelder) 和他的一些同事、顾问、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前来尝试帮助这个人。

他们的专业诊断，这不是癫痫。这不是精神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其他方式解释的。

但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对他说，好吧，试试这个。说耶稣是主。相反，有一些东西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声音出现。

你们这些傻瓜，他不能这么说。好吧，最后，他们奉耶稣的名把它赶了出去。但同样，还有精神。

至少，我相信有灵魂，而且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哎呀，我的妹夫之一，这是我住在布拉柴维尔的妹夫。他是布拉柴维尔大学的化学教授，并拥有博士学位。来自法国，就像我的妻子 Emanuel Masunga 一样。

他还告诉我有各种帐户的信息。其中一篇是关于三个男孩参加伊曼纽尔所教的主日学课程的故事。伊曼纽尔再次是一位科学家。

他不是一个容易受骗的人。他是耶稣的信徒，但他也看到事情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这三个男孩。

他们是主日学班级的成员。其中最大的一个男孩生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一死，第二个就得病，大约一个月后就死了。

很快，第三个就生病了，就在那时，第三个来到以马内利和其他主日学老师面前，说，请为我祈祷。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秘密。如果我们让它知道，那么这个咒语就不会起作用。

但显然，无论如何它都不起作用。我们在街上遇到这个人，他告诉我们，我们将拥有成为政府部长的超自然能力。只要我们给他一点点血液，我们就会成为非常富裕的人。

他用刀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取血。最年轻的一个不想让这种事发生，但他说他们强迫他这样做。不久之后，三个男孩就可以互相交谈了。

最年长的一个做了一个噩梦，同一个人出现并用同一把刀刺伤了他。随即，他就病倒了。他死的那天晚上，第二个也做了同样的噩梦。

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第三个也做了同样的噩梦。于是，他来到主日学老师面前说，请为我祈祷。他们白天祈祷并禁食九天。

然后他们来了，按手在他身上。他们为他祈祷。他就痊愈了。

我最近和我姐夫谈过。而且这个年轻人还好好的。但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除非确实有恶魔在起作用。

这些事情让我感到不舒服。他们不符合我自己的世界观。我实际上并不认为恶魔有能力在人的头脑之外做任何事情。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相信灵魂。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他们，但实际上直到几年前我才认为他们还能做任何其他事情。我正在读《约伯记》，意识到，哦，是的，撒旦确实把那栋房子吹倒在约伯的孩子们身上。

但无论如何，这一切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害怕恶魔或害怕灵魂。关键是我们确实有敌人，一个对我们怀有敌意的精神层面，但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正如我们在这些记载中看到的那样，上帝确实拥有更多的力量。嗯，这个特殊的叙述发生了，让我感到困惑，直到我在《约伯记》中看到这一点，因为连续两天的一天，我正在经历迄今为止我所面临的最强烈的精神攻击。

周五有不同的精神攻击，周六有不同的精神攻击。我只是根据圣经来对抗它。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第三天，我和妻子出去散步，儿子也出去散步，我们停在这棵大约三层楼高的树下，底部很宽，但也相当高。我们正在决定走哪条路。儿子说，咱们走这边吧。

我们刚从树下走出来，树就从底部裂开了。它没有连根拔起。它只是在底部裂开，树就在我们刚才站的地方倒了下来。

我们会被压死的。现在，如果你在图片中看到，背景中有一家医院，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很快宣布我们死亡。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被压死。

所以，我们有点兴奋。我们回来了，我拿了相机拍了照片等等，但直到我的妻子联系了她在布拉柴维尔的兄弟，我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和一个正在祈祷的人在一起。

她说，好吧，我觉得这个恶魔正试图以这些不同的方式攻击克雷格，如果这不起作用，她说，不，我不明白。现在在我心里，我看到这个灵魂爬到了这棵树的顶端，试图扭转它，就在那时他解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哦，这是有道理的。

之后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但它让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但它让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这些事情确实是真实的，但上帝确实保护了我们。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是团结起来很有帮助，因为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之一。

但无论如何，我的朋友罗德尼·拉格万博士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印度浸信会教徒。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祖父，这个故事是他直接从他父亲那里得知的，所以他让我与他父亲取得联系，以便从他父亲那里准确地了解这个故事。但是一个人来到他的祖父面前说，你知道，今晚我要派一个灵魂到你家，你会发现这个灵魂比你更强大。

于是，罗德尼的祖父、祖母和他们的孩子们开始一起祈祷。那人说他要在午夜左右派出一个灵魂。因此，一家人正在祈祷和禁食，大约 1145 年，在大约 20 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听到房子周围有巨大的脚步声。

罗德尼的父亲记得很清楚。第二天，这个人来到了罗德尼的祖父面前，承认自己的神魂无法进入，这个人的神是，比这个人的神魂还要强大的真神。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地，许多精神修行者通过权力遭遇而皈依。

坦迪·兰达 (Thandi

Randa) 来自印度尼西亚，他在我任教的阿斯伯里神学院获得了教牧博士学位，他报告了很多事情，包括许多巫师皈依了基督教。现在巫术，好吧，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这样称呼自己，而有些人说，不，你不应该那样称呼他们。但

无论如何，这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称呼，那些发出咒骂之类的人，我们知道有人实际上为自己使用这种语言。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们焚烧一些巫术物品的照片。仅在 2011 年，就有 28 名巫医在山区举办的坦迪复兴聚会中皈依，他们正在这里接受洗礼。耶稣对外人说天国是一个秘密，但魔鬼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他总是让他们保持沉默。

在耶稣时代，其他类型的驱魔者使用臭树根来试图将恶魔堵住。有时他们会使用魔法戒指或名字、魔法公式来召唤高等精神来驱除低等精神。但耶稣只是用一句话就驱逐了他们，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 8 章 16 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继续，但我认为驱魔和灵魂作为背景就足够了。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三节，奇迹，第二部分和驱魔。